

三海见闻志

适园主人编

北京出版社

三海見聞志

適園主人 編

楊之峰 李誠 點校

*

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北三環中路6號)

郵政編碼: 100011

網 址: www.bph.com.cn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團總發行

新 華 書 店 經 銷

印 刷

*

× 毫米 開本 印張 字

2005 年4 月第1版 2005 年4 月第1次印刷

印數

ISBN 7-5300-0280-5/K.107

定價: 22.00

前言

《三海见闻志》三卷，原题适园主人编。

适园主人，据今人吴空考证，当为李景铭。吴空在其所著《中南海史》一书的参考书目中，直接引作『李景铭《三海见闻志》』。李景铭字石芝，福建闽侯县人。光绪三十年（一九〇四）进士。宣统元年（一九〇九），他与方兆鳌东渡日本，考察邮政，合编《调查日本邮电学堂报告书》二卷。民国二年（一九一三）被选为政治会议员，出任北京政府财政部赋税司司长。民国十三年（一九二四）任财政整理会专门委员会第二股主任，同时兼任财政部印花税处总办、税务处第一股帮理。民国十六、十七（一九二七、一九二八）年任财政部参事。後曾任伪临时政府北京特别市社会局局长，民国二十七年（一九三八）年一月十日免职。

李景铭虽然是一位政府官员，但对文化事业情有独钟。继《三海见闻志》之後，他於民国二十七年（一九三八）年为古学院编订《艺选读》，收录清朝比较优秀的八股文。民国三十一年（一九四二）年，他又编著《闽中会馆志》四卷、《安徽会馆志》二十

六卷，专门论述北京的福建会馆和安徽会馆，深受时人赞许。

本书是作者任财政整理会专门委员时，所写的关于三海的见闻随笔。三海 南海、中海、北海，在清代为皇家的西苑，民国后，中南海变为政府机关办公地，北海则陆续开放为公园。财政整理会在南海涵元殿正北的香 殿附近，作者的办公室则在不远处的长春书屋，这 曾是翁同龢教光绪帝读书的地方。作者在自序中说：在上下班途中，或工作馀暇，每『偶过一树一石，一亭一榭，必下车探访，披荆拔棘，考其旧，默 小册中。晚则呼灯检《春明梦馀录》、《日下旧闻考》，互相校证，间以《金鳌退食笔记》所记载者，考其废兴之 ；详其递嬗之原』，三个月写成此书，『盖得之亲见者半，得之传闻者亦半』。内容写三海各处的景观，每处都记其外貌，详其沿革，联 有关的历史事件，描述当时的情况，甚至时发感慨。

本书所记三海，上接康熙年间高士奇的《金鳌退食笔记》，写近三百年的苑囿变迁。但在考证历史时，又不限於康熙以後，往往追述到元、明，甚至辽、金，攸是《金鳌退食笔记》、《日下旧闻考》所載者，本书所记稍 ；有时也引用这两本书的内容，以资参考。

第一卷写南海，从故宫西南的西华门写起。从西华门往西，遥相对应的就是西苑

门。这是西苑的正门，也是作者上班的必经之路。入门可见太液池，沿太液池往南有德昌门，德昌门西为勤政殿，勤政殿南为仁曜门。南海的记以仁曜门为中心：往西有结秀亭，是康熙养蚕之地。再西为丰泽园，园内有殿，殿东为菊香书屋，殿後为澄怀堂。仁曜门东，沿太液池有石，渡桥有垂虹亭，又沿堤东南有俯清。

俯清北为淑清院，左渡有韵古堂，堂东有流杯亭。仁曜门南为翔鸾阁，阁南正中隔水相望为涵元殿，涵元殿正北是香殿，正南是迎熏亭，为南海风景最佳处。仁曜门西的丰泽园，其南隔水相望有纯一斋，纯一斋之东为春耦斋，再北为居仁堂，居仁堂以北有怀仁堂、紫光阁。以上是南海。第二卷写中海，首先写三海的划分。太液池本来是相通的，明末已有『三海』之称，所以乾隆《御悦心殿漫题》诗云：『液池瘴是一湖水，明季相沿三海分。』清初宫中呼瀛台南为南海，蕉园为中海，五龙亭为北海。现在以瀛台以南、新华门以北为南海；大礼堂以北、万善殿以南为中海；承光殿以北、五龙亭以南为北海。中海、南海以西苑门内的水为分界线，中海、北海以金鳌玉桥为分界。中海仍然从西苑门写起，门内北偏为清军机处旧址。往西北行约半里，有船坞，藏清代龙舟两三。再前行约一里，为芭蕉园。园内有临漪亭、钓鱼台、水云榭，还有佛教殿宇万善殿、千圣殿。千圣殿东西有朗心、悦性二楼。万善殿

内东院房六间为内监学舍，原是举人教小太监读书处，乾隆认为僧舍、书馆不宜相对，因此将书馆移至别处。中海的景观瘠有这几处，在历史上作用不大，所以这一卷篇幅短小。第三卷写北海，从金鳌玉桥写起。桥东有团城，内有承光殿、玉亭、敬跻堂、朵云亭、馀清斋等。团城之北，通过积翠堆云桥，可达水中的孤岛琼华岛。这在清代为永安寺，有普安殿、庆霄楼、阅古楼、碧照楼、漪澜堂，还有著名的北海白塔。由琼岛东过陟山桥，沿岸往北有藏舟浦、濠濮间、春雨林塘，最北到亲蚕殿，折而往西为碧鲜亭、抱素书屋、镜清斋、西天梵境、九龙壁、澄观殿、五龙亭、阐福寺等。以上为三海的主要景观，也是作者的导游路线。每到一处，有房屋几间，朝向如何，匾额内容，室内摆设，历史变迁，都有详细的记载。

乾隆以後至民国年间的建置沿革、历史事件、奇闻逸事，是本书的重点。一入西苑门，在树木葱郁的太液池边，作者就引用《翁同龢日记》，讲了一段这为甚麽没有榆树的趣事：『西苑多榆树。今年树生虫，一日坠皇太后衣襟，螫手，乃命凡榆树尽伐之。』於是百餘年之榆树，一伐而光。丰泽园内，从康熙亲自耕田植桑，写到光绪帝的最後一次演耕，後来袁世凯在这办公，整个丰泽园变成公府秘书厅。宝月楼上，写乾隆使西域回部移住长安街，思乡的香妃望见回子营，如见故乡。入民国後，宝月

楼改为新华门，取新中华民国之意。瀛台涵元殿，主要写『戊戌变法』失败後光绪帝被囚禁於此，『欲飞无羽翼，欲渡无舟楫』，上御笔题字皆併名『臣全忠敬书』，不敢以帝王自居。後来袁世凯又将黎元洪幽禁於此，乃蹈袭西太后之故智。居仁堂则从西太后所建海晏楼，写到袁世凯向隆裕皇太后奏请禅让，冯国璋、曹锟时这 改住眷属，民国十三年（一九二四）段祺瑞执政时在此拘禁曹锟，不到一年段氏又匆匆离职。怀仁堂原为仪鸾殿，八国联军入侵，统帅德瓦西曾居於此，西人一炬，可怜焦土。慈禧又重建为佛照楼，改为西洋式。袁世凯在此楼接见外宾，黎元洪、徐世昌两总统在此祝贺元旦，曹锟则改为府眷住所。紫光阁内主要写乾隆为平定伊犁回部叛乱、大小金川叛乱的功臣所作的像赞，由往日的文治武功批判当时的军阀混乱和文风颓靡。中海的蕉园，主要写万善殿的盛衰。北海重点写南面的团城和湖心的琼华岛。团城的承光殿从辽金以来，时废时建，乾隆御笔已改为咸丰、慈禧的联额，民国三年（一九一四）的政治会议，则透露出袁世凯恢复帝制的野心。殿内的玉佛、殿外朵云亭的玉，都有不平凡的来历。琼华岛从辽太后的梳鮑台，宋徽宗的艮矚石，历金、元、明、清，写到当时尚存的法轮殿、庆霄楼、阅古楼、白塔等。琼岛之外，太液池的东岸、北岸、西岸，记载较。

关于财政整理会和有关财经方面的记载颇多，是本书的一大特点。这与作者的职务有关。如：仁曜门南的翔鸾阁『广七间，左右延楼，抱，合十九间，今为财政整理会司閤处』。瀛台涵元殿的东室是光绪驾崩之所，『财政整理会同入常聚餐於此，追怀旧事，不禁怆然』。香 殿正室西方有门，『入门 为整理会会员室，及名誉会员室。东方有门，门上悬「日新」二字匾额，入门又一室，悬「敬胜」二字匾额。再入 为整理会会长及顾问办公室。殿中正中为会议厅，每逢星期五日，在会同入讨论关税问题。冬则积雪照 夏则熏风入槛，不分寒暑，联席会谈』。『香 殿有东 三楹，整理会会客厅』。『西 三楹，亦 整理会客厅……颜骏人任财政整理会会长，曾宴外宾於此』。

三海当时还有禁区，为作者见闻所不到处。如：仁曜门西，结秀亭北，原清圣祖养蚕处，已变为军事处。再往西过丰泽园有崇雅殿，『是为军事处第三厅』。在钞录了《日下旧闻考》所载的几副对联後，作者写道：『今以军事机密之地，未便窥寻，故联额存否，当待考证』。这是人为的禁地。中海千圣殿後，东西分别有朗心楼、悦性楼，在引用了他书的三副对联後，作者写道：『今年九月，徘徊楼下，以楼钥坚闭，不得窥见联语之留存否也』。这是因庭院荒废、无人管理造成的禁地。

作为一部见闻志，书中时时闪现作者个人的身影，或者披星戴月，赴路上班，或者优游园中，寻幽探胜。如在第一卷末尾 述冰 的用法和历史後写道：『今府费支绌，冰 不备，车亦无多，在职者每届冬令，狂风迎头，飞雪扑面，涕 交至，全身尽僵，大有欲行不得之势。因念清时创 冰 ，具有深意』第二卷开头又写道：『自西苑门迤西南行，有一板桥，夹以朱栏。今年久倾圮，加以桥木朽腐，通行汽车恐有危险，故重修而一新之』这是作者上班的必经之路。其 《中海杂眈》 眈朱栏桥：『自笑浮沈一冷官，破车日日过朱栏』作者自矜：『每早入值，均过此桥』南海迎熏亭西北有一高台，名『八音克谐』。『八音克谐之北为长春书屋。余在财政整理会时，常住此办公』作者面对这 的奇石，大讲其对石的爱好；在中海後面的福华门，又写到夏季散值，出此门到护国寺看花；在中海水云榭，写陪各省实业代表游玩；在北海团城内，又讲到如何辨认松栝。此外，作者还有收藏文物的爱好。中海朗心楼有乾隆御书对联：『花宫具见严而妙，别室还饶 且佳』悦性楼联曰：『洗不期其 笛耳，悦原契此 明心』作者说：『以上两联，余於前数年由琉璃厂购得，绢地草书，什袭藏之，尊宸翰也』琼岛上有蟠青室、酣古堂、古遗堂，乾隆都有七言诗眈之。在钞录诸诗後，作者写道：『以上三诗，刘石盦奉 书之，今藏余家』刘石盦 刘墉，是清代

著名书法家，其书法真不知李景铭何以得之。琼岛永安寺东北有智珠殿，『殿之正壁有《御跋文殊菩萨经》，似是金青所，年久泥漆残破，散掷满地，任人践踏，半幅字犹完整，半幅则为风雨所蚀，字皆瓦碎，民国十三年（一九二四）九月五日，因北海开赈大会，过而心伤之。翌晨访公府稽查官臧志仁，得其许可，收拾零碎，补缀而装潢之，督漆工改为琴联六、横幅一。上下文字虽不连属，然三百年宸翰，得於风淋雨蚀之余，什袭感之，似亦考古者所乐闻也。』

本书作於民国十三年（一九二四）、民国十四（一九二五）、十五年（一九二六）的内容也有补入。但书中称『今』者，以民国十三年为限，曹锟当总统时。作者每到一处，必考其匾额、对联，录其诗文。有时录《日下旧闻考》之文，辨其存否，有时收录《日下旧闻考》所未收者。如南海『淑清院之作，收入《日下旧闻考》，而流杯亭一诗，则《旧闻考》所未录者。』也有一些未能钞录，如北海养鱼亭，『四柱刻诗均满，《日下旧闻考》俱未收录，惜未楮墨，不及备钞，日当续补之。』这些诗文对研究三海极有价值，但可惜有许多错字。作者在讲建置沿革时，多处引用《金鳌退食笔记》、《日下旧闻考》、《国朝宫史》等，引文也多有错讹。

我们这次标点整理以民国十九年（一九三〇）京城印书局铅印本为底本，其中的

错谬之处，我们根据所引各书作了更正。南海迎薰亭南的十块石碑上刻有乾隆与众大臣合作的柏梁体诗，北海玉亭四角的楹柱上刻有约四十位大臣的眈玉诗，年久风蚀，字漫漶，作者钞录时已有阙文，现在更是模糊不清。後者我们根据楹柱作了校对，瘡有一半能看清，前者未能亲自核对，又没有从别书中查到，瘡好付之阙如了。

本书多引乾隆眈三海的诗文，而《永安寺记》、《阐福寺记》、《修建北海闻阐福寺碑文》三篇未收。《北海纪要》是对北海的简要记录，《北海旧闻丛载》汇集历代史书中对北海的记载，《北海各殿宇联额汇录》则是对匾额和对联的汇编，《北海心斋记》是民国时外交总长陆徵祥居住於心斋的经历。以上七篇选自《北海公园景物》一书，可以对《三海见闻志》有所补充。

《三海见闻志》是从地理的横的角度介绍三海，老鹤的《北海沧桑史》则是从历史的纵的角度介绍三海。此文刊登在民国二十四年（一九三五）一月廿一日《世界日报》，与原载於民国十七年（一九二八）八月二十五日《京报》上的松寿的《谈北海》内容基本相同，两者或是一篇，瘡是笔名不同。我们以前者为底本，用後者作了参校。

寄蜉的《都门名胜》又名《知癡斋丛钞》，民国年间懿文斋钞本，瘡存《三海》一篇。作者也是民国间人，所记历史掌故可补《三海见闻志》之缺，故亦附录於此。

另附《北京城内全图》和《北京分区详图》中的北海部分，两图分别绘於民国二十八（一九三九）、二十九年（一九四〇），与书中所述相比，地名有所变化，内容也不够精细，但还可以参考。

由於原书问题较多，笔者水平所限，难以全部改正。错误之处，恐难避免，希望读者批评指正。

杨之峰 李诚

二 二二年十月八日

三海见闻志序

昔高江村在清圣祖时，以侍讲学士赐居太液池西，得朝夕策马过金鳌玉桥，望苑中景物，七阅寒暑。退食之顷，偶访曩时旧制，证以老监传闻，乃成《金鳌退食笔记》一书。遂自豪於众曰：『居者以守近而不知，过者可以匆遽而莫晓。余生何幸，移家其间，炊眈灯火，邻於紫极，表而出之，诚如身到海外三山也。』呜乎！余之遭际，焉及高学士之盛？但以微员末秩，幸厕府职，自去岁迄今，朝过西苑，夕出月门，每念『守近不知、匆遽莫晓』之语，常自惕於心。且以高江村後，迄今将近三百年，苑囿变迁，从无纪录，及今不表而出之，则後之人将无述焉。故偶过一树一石，一亭一榭，必下车探访，披荆拔棘，考其旧，默小册中。晚则呼灯检《春明梦馀录》、《白下旧闻考》，互相校证，间以《金鳌退食笔记》所记载者，考其废兴之，详其递嬗之原。三月而已盈帙，命名曰《三海见闻志》。盖得之亲见者半，得之传闻者亦半，非敢侈言纪述也。癘以烽火弥天，干戈满地，谢绝酬应，闭户无聊，吮墨含毫，姑用自遣。然而回首康乾，有如天宝，徘徊故苑，不尽所悲，蔓草铜驼，触目皆是。

而今而後，再越三百年，或五百年，閱吾此志者，更臨此地，吾不知後人感慨，視吾何若也。民國十三年旧 甲子八月适园主人序。

附盱：是編雖成於甲子八月間，乙丙年事亦有陸續加入者。

三海见闻志卷一

南海

西华门，俗亦称为内西华门。其西为西苑，榜曰『西苑门』。入门为太液池，源出玉泉山，树木葱郁，但无榆树耳。盖考《翁文恭日记》癸未九月二十日载：『西苑多榆树。今年树生虫，一日坠皇太后衣襟，螫手，乃命凡榆树尽伐之。』於是百馀年之榆树，无子遗焉。不知此事者，必习而不觉也。循池东岸行，为德昌门，今已废矣。门内为勤政殿，民国十四年段合肥执政，曾在此召集善後会议。殿为圆形式，颇合议场规制。袁项城亦在此接见外宾。殿址均无存，惟馀『勤政』二字匾额，圣祖御笔也。殿後为仁曜门，今亦已废。《日下旧闻考》载：仁曜门西屋数楹，圣祖养蚕地也。建亭於桥，榜曰『结秀』。又西一水横带，稻畦数亩，为丰泽园。圣祖每亲临农桑；世宗岁耕馷田，先期演耕於此；高宗举行旧典，屡有演耕馷礼诗，又因大学士傅恒奏凯金川，率领诸将还朝，赐宴丰泽园，赋诗纪盛。园内为殿。殿旧名崇雅殿，乾